





路史發揮卷第五

論說十二篇

堯舜禹非謚辨

湯

論謚法

書蘇洵謚法

九錫霸者之盛禮

臣瓚

冥禪非求為異

辨帝堯冢

明舜禹事

論舜不出黃帝

舜不幸以孝名

并廩妄

大麓說





韶說

夔說

申都

辨帝舜冢

路史發揮卷第五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堯舜禹非謚辨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惟一隅以求經天下之

通患也夷益弃契皆名也而夷弃獨以官稱稷弃虞

伯后稷司徒皆官也而契洎益何為以名著邪古之

人要為是拘也名分之際要不可亂非此則惟取其辭之順而已書曰咨伯謂宗伯

也即秩宗爾伯爵也亦非字周五十以伯仲予述路史既推堯舜禹為之



名矣。復以放勳重華文命爲之名。學者疑焉。謂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爲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爲謚。鮮有以爲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于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于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王皆非謚法知之也。夏世帝王猶以名紀。至商始以甲乙爲號。故湯名履而號天乙。外丙。沃丁。太庚。小甲。皆別有名。世不知也。世本云湯名天乙。妄矣。惟湯名履。而又曰舉。世不知也。說張晏。顏師古等以爲禹湯皆字。亦非。特商國中一邑名爾。故潛夫論商後有湯戶。今相之湯陰。古北殷之地。昔秦伐湯。是也。曰成湯者。猶成周然。死謚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

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世有謚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羸入之。蓋始於白虎羣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爲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弃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爲謚。則弃契垂益夔龍。一皆爲謚。而後可。有鰥在下。曰禹舜。是豈鰥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弗復書



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

按舜典未受禪命則惟稱舜其稱帝者皆堯也及文祖之後始稱以帝惟首咨四岳一稱舜蓋方求代之初所以別于堯爾且舜典所稱帝皆為堯三謨所稱帝皆為舜亦宜審取昔魏周訴謂魏

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舜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

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為名其

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

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勳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

至極者也重華者繼名也紹堯之後惟有光華而文

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

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

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又在

官而朱草生夫考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

之屈孟之書此無意於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

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為無所本矣王肅淺陋其家語全取大戴禮

五帝德惟去其放勳重華文命與赤帝為炎帝之語且易其秋乘龍與教熊羆為猛獸之說特未達厥指

亦說者又曰放勳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爲

之號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邪以類言之則允迪

當為臯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繆矣夫禹臯

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叙書者之曰也

云若稽古大禹曰文命者此史官之曰而祇承于帝



曰者乃禹言也蓋所謂敷于四海者敷土也禹既敷土而後敬承于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各異臯謨則不然其云臯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臯陶之言余故禹復之曰俞斯可哲矣惟協于帝者舜之德而敷于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如是其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為不侔則重華之下尤不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舜禹帝者故世有人臣自不應有茲益可知大抵陋儒敢于為妄章句之學雖不可泥然亦有不可攷夫經指之久晦正以章句之不明也鄭少梅云放勳重華文命史官以此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有是稱遂以為之號如

子貢稱孔子天縱將聖後世因謂孔子為將聖然允迪不可為臯陶之號故不可以為稱程子云放勳猶言仲尼或曰孟子為信則謀蓋都君皇父謚既以曰夫子云或曰孟子為信則謀蓋都君皇父謚既以為舜之字矣奚為廢之則又非也楊雄韓愈李翱既有辨蓋都鄙之君云余一徙成市再徙成都都之有君自昔然也雄翱云都鄙之都愈云張抑又論之名以都為於非也君於都爾以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也名有五以德命為義斯之謂矣堯遜也本只作堯從三土後下加几云壘土而高非也舜轉也變也從中中戾拚轉之意後加大奕字赫盛兒故蔓華蔓繁葍槿華翩反皆有舜名禹舉也从宀九禹豕也外柔而強禹高同意若夔龍類古人名多有此廣雅云堯曉也鄭禮記云舜克也玉篇云禹舒也是亦一義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日舜受禪嗟乎堯舜禹之成功曰禹後世影意之論各詳紀注



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惟如此而已後世  
從文制爲號謚緣天以誅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  
天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  
之後加增重複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邪  
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歟則惟曰放勳曰重華  
一二言已足矣苟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訕  
毀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  
曷聞以號謚繁多之爲貴哉莊生曰夫海不辭東流  
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是故生無爵沒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  
以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  
者其爲不遜昧去就甚矣

景德元季命知制李宗諤等詳定正辭錄自今  
祝板先代帝王有言商王湯之類今正辭錄堯  
舜並稱陶唐氏有虞氏其禹湯並稱夏王商王  
之類斯爲得體

### 論謚法

書蘇洵謚法

古之法行於今者惟謚行然二千餘季而靡有定法  
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  
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



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該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為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

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

太平興國

八季八月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七惡謚十七字為三十七仍今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奏廣增五十五字皆可用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

蘇洵於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其重複以為法雖其或得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惟其必欲以堯舜禹湯等入謚而謂其法起於三皇五帝之時則大

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自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概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行推而崇之介乃若甲丙庚壬乙辛丁癸何繇而為謚哉若古論謚為法最簡故賈山云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見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為二書邕無不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乃出于此今



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雜。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而不傳。則知三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云。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母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於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比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謚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乃不知

元帝之母許恭忠。而高帝之母媪。已有昭靈之號。又何邪。五年二月甲午日昭靈夫人。五月辛未日昭靈后。見之後書紀論。邕不攷見。而獨於和熹。以爲當然。豈禮也哉。婦人無外行者也。是故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媯。燕姑。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宣。莊之三姜。此以謚從其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邪。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禮不下庶人。而謚者非下之所造也。顏閔至



德不聞有謚而蔡暉子穆輒正加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邪其貽譏于荀爽而見誚於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也爲辱典東漢莎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何爲邪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不衰其流及於藝術與緇黃矣名器之失孰甚於是顧不謂辱典邪

國朝

四祖暨

太祖

太宗六后俱同

廟謚獨

章聖三后節惠曰莊呂公綽以爲

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來后謚多因于帝

今與謚典不合乞追正前失從之非也三母遠

矣魯惠繼室以聲子聲子謚也豈惟後世哉

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

臣瓚

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再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而九

作伯也

王制制三公一命衮有加則賜夫三公入命更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服同矣春秋

書錫命者三此侯伯之命公羊以爲加袞服者非左氏說爲命珪使執以朝晉羊玄云珪者諸侯朝覲所執成公八年乃錫則三季如晉何執哉是知命者策書教令也然覲禮諸侯奉策服加命書其上而文侯之命亦有珪之類則命者所以將之非專教令也故子思子曰王季以九命作伯而文王因之記有九錫蓋九命之外有加賜



者或以爲九命者非也。

鄭司農許異義以九命與九錫爲一。蓋以禮言人子三賜

不及車馬。而九錫有車馬。遂以爲三命受位。則賜車馬。不知九錫車馬。牧伯有功始賜。宗伯入命作牧。注侯伯德者加命得專征。傳晉文侯受賜。皆九命之外。故康成知與九錫不同。在春秋說以

車馬

大輅一元

衣服

衮冕赤鳥副之

樂器

軒垂六

朱戶

形其納

階

納入也。鑿堂對階。入爲小階。

虎賁

三百夫。虎賁三十可也。云三百者蓋因牧誓有此文。譏之

鈇鉞

各一

弓矢

彤弓一矢百

秬鬯

一卣圭

爲之九錫後

世不能改

張華記同。亦見禮含文加禮外傳以朱戶。在虎賁下。韓詩外傳以虎賁第二樂器第

四朱戶第六

弓矢第七。鈇鉞第八。穀梁傳亦以七弓矢入鈇鉞。非是。皆後世遷就之說。

若昔先

王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其功大者其祿厚其德盛者

其禮豐叔旦有夾輔之勲師望有鷹揚之烈是故並

啓土宇以備物宣王中興召虎是資是故釐以圭

瓚告于文人皆所以表元勲異賢哲也彤弓之詩天

子之所以錫有功諸侯者也平王有六戎之難文侯

是保是以有弓矢秬鬯圭瓚之錫爰及襄王楚人不

供而文公是賴是以有輅服虎賁弓矢秬鬯之錫出

於曠典俱匪常秩暨漢武帝詔議不舉者罪議者乃

謂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

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而應氏遂以九錫天子制度

尊之故事錫予但數少介臣瓚乃云九錫備物霸者

之盛禮齊桓晉文且不能備今三進賢而輒授之此



始不然當只受進賢之一錫尔台竊求之議者之說  
 蓋出於虞夏傳其為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  
 再賜秬鬯三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  
 有臣弑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  
 地于天子可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  
 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再黜少以地三黜  
 而爵地畢此之是矣禮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  
 錫則資鬯於天子未賜弓矢則不得專征未賜鈇鉞則  
 不敢專殺大傳云諸侯賜以車服弓矢者得以祭不  
 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用不得專殺者以獄  
 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鬯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  
 後祭此晉文公所以執衛侯則歸之京師也平王錫  
 晉而書紀文侯之命者聖人於此見征伐自諸侯出

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勲業更茂茂以加  
 矣是故制之褒錫以寵綏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  
 章其德樂器以頤其神納陛以節其陞虎賁以衛其  
 軀朱戶以表其居鈇鉞以重其威弓矢以資其權圭  
 瓚以廣其孝蓋有之矣其數比之九命所以尊有功  
 崇有德也宗均禮含文加注  
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  
 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周旋可觀動作有  
 禮賜之納陛以佚其體長于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  
 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閨房不媿賜之朱戶以明其  
 別勇猛勁疾執誼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  
 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  
 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親睦九族慈孝父母賜以秬  
 鬯以祀先祖其義蓋有脩矣然書傳亦自有異禮外  
 傳云車馬以適遠代勞衣服以飾體象德樂器以和  
 情朱戶以表飾納陛以升降鈇鉞以飾威虎賁以禦



衛弓矢以征伐。桓鬯以享宗廟。按衛音越餘見白虎通義。然事於經無有明文。厥

自後世顧亦多有受其典者。而大率非家事。是以劉

頌梗趙倫之事。云漢之錫魏。與夫魏之錫晉。俱非可

以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宣

帝。悉無是舉。亂舊典。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也。九錫之

議。竊謂無所施之。文若固惜於曹操。安石秘吝於桓

溫。是皆深達國體者也。通典一衣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武賁之士。

七鈇鉞。八弓矢。九桓鬯。此本之公羊說。非也。又云大國不過於九次。國七。小國五。尤非。公羊說一加服餘

同。瓚駁漢儒之議當矣。世莫知其誰氏。蓋薛瓚云。崇

書目及漢書序攷皆不知為誰氏。或云干瓚。史記索隱以為傳瓚。皆非。乃薛瓚也。瓚有集注漢書。極傳通云。

薛瓚見水經注而孔穎

達不知蓋水經注僻書唐初未出故也

### 異禪非求為異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為美談。重不幸。而姦人

舉以藉口。堯為天下七十載。其明於憂患世故。可謂

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為天下。於是謀賢而異

之。異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揚側陋。始得舜而庇

位焉。舜之來也。堯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于四

門。寘之百揆。納于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

索為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

得而輕也。及夫典職數載。績用既成。于是舉天下而

付之。其付之也。特不異於寄器。其鄰顏色不變。又非



其易之也。得其人則不得而不授也。昔之試今之授。皆堯之所不得已也。夫以四岳之賢。付之以天下。皆能以朝諸侯。而不斷以予之。以四岳之親。首膺異命。皆可以承重器。而亦斷不自受。乃皆屬之四海在下之一窮人。然則重華之登。舉而付之。堯何心於其間哉。嚚訟嫚游。天方廢之。堯顧能違之乎。特亦不過行所無事。在賢予賢。在子予子。惟天所命而已矣。夫天之所予。豈偶然哉。必其有德見於天下者也。天之所廢。亦豈偶然哉。必其有罪見於天下者也。是故君薨而世子生。且猶不廢。以世子爲不得罪於天下也。不

可予而予。與可予而不予。俱廢命也。黃帝而來。皆予其子。而武王不以予周公。然則堯舜豈求爲異也邪。借使朱足以授天下。吾知其不以授之舜。使其時而不得舜。吾亦知其必不授朱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已矣。至於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道愈隆。則以爲有所矯爲。乃諄諄以爲說。而詭特之行行矣。中材之主。循其名而昧其致。不知德之不足。事之獲已。而額額行之。反道飾情。以冀一時之名。幾何而不亂邪。吳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噲。



之失國可以監矣。是皆樂爲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  
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  
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間，而子間亦  
不之聽。後皆無亂。是三子者非貪於名而爲辭也，非  
惡其富而不爲也。誠知一臂之爲重而國爲輕也，使  
三子者從而利之，則亦頻此亂矣。蓋嘗言之，虛靜者  
可以集事，而無欲者惟可爲君。世有得道之士能化  
黃金卅砂一銖成金一銖，成白鐵一斤得金四兩，及  
毫求其人而授之，寓其神于風，監者數十載矣。其所  
閱者幾千人矣，莫予叶也。一旦得無欲者，然後誓而

授之，不得其人則寧沒而不授，何也？懼其黷貨妄作  
而將及禍，失吾知人之監也。夫以燒金之術而受之  
者必無欲，而欲之者必不得而受，則巽禪之事從可  
知矣。是故巽以天下非難也，得其人之爲難。以天下  
巽非貴也，合於義之爲貴。堯舜之事，豈求於巽而可  
爲哉？德又下衰，亂臣賊子盜竊名器，乃至矯飾詐僞，  
致惡聲于聖人。曹丕之攘漢也，登壇而顯言曰：堯舜  
之事，吾知之矣。爰詆孟軻荀况以爲不通禪代之變，  
而自比於媯汭，納漢二女，明勒麗石，其襲僞業姦以  
僞囊天下，非惟無耻，乃有源流，復以盜賊之行加之。



聖人何聖人之不幸邪。嗚呼！世無聖人，使堯舜之道不尊，爲此曹玷褻者庸儒之罪也。昔姚萇固嘗令尹偉馳說苻堅，求爲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苻堅一介妄人，猶知守此顧儒名而反惑之邪？或曰：若子之誨，則異禪之事，其不可行歟？曰：否，不然也。禪者聖人之事也，自非得乎聖人，則亂不止也。堯爲父，舜爲子，則異禪爲可行矣。台嘗十復風雷之事，感世之賢君，尚慕美談，多以禪而召亂，而亂臣賊子售其姦者，交援此以自蔽，恐世之君子因以禪爲德也。勉爲之道。

辨帝堯冢

明舜禹事

古今之事緒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爲難於究竟。堯之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于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

澤東南

元和郡縣志堯母廟縣東南四里堯陵縣西三里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

紀載于碑，正觀十一年禁樵採，春秋奠醑，而王克乃云葬崇山，墨子則

謂北教入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蛩山之陰。蓋儀墓

余

論衡曰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尚蒼梧舜墓之類非實葬所山海經云堯葬

狄山之陽，酈善長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以爲非，亦此類。

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粵稽地志



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  
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  
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  
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  
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爲  
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其葬處明白若  
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  
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壇場相出入有  
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  
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曰  
春秋云成

陽山下有穀林是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

名焉。卽庸俗所謂囚堯城者。鄆城東北五里有堯城

年德哀爲舜所囚在是。演義囚堯城在相之湯陰。又

堯偃塞丹朱於此。使不得見。寰宇記以載言所鈔不

欲去。蘇鶚爲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瑣語云舜放

堯於平陽。而山海經放勳之子。爲帝丹朱。故劉知幾

疑舜既廢堯。仍立其子。俄又奪之。而又謂伍助記朝

歌有獄基。爲禹囚虞舜之宮。抑嘗訂之。蓋其遜位之

後。作游于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漢志

游成陽游都也。蓋武王之牧宮。漢祖之沛宮。周禮所  
謂國游者。三齊畧云。廣固南有堯山。巡狩之所。登者  
頂有堯祠。豈何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謫者也。  
其讓王之說。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篡



竊之一言使差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後橫  
自賈者也其說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  
世主說其言而不之辨則姦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  
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偪上而求其利也因曰舜  
偪堯禹偪舜而自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  
也嗟乎以韓非之輩猶能破其說於處士橫議之時  
而今之學士乃不能毆其惑於聖哲清明之代可謂  
智乎因三思之是蓋魏晉之事而竹書又出於魏晉  
之間則其當時逢君之臣為主分謗而附益之不言  
而諭爰復偵之燕之慕容盛晉之傖囊奸義者也嘗

稱商之太甲而以伊尹事同夷羿郎敷之徒雖能初  
與之較而終以屈聽更譽其言之當而今竹書果有  
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乃知逼於一時

雷同詭隨謂白為黑者衆矣韓非子之說甚明蓋戰

國時已有此妄竹紀年  
云仲王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王崩而立太甲伊  
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太甲三年太甲潛  
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  
宅而中分之夫太甲之事見於尚書孟子此為可信  
故左氏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茲足明矣  
杜預猶以竹書而疑伏生之昏妄况知幾者按書太  
甲三年已復政乃陳戒而作咸有一德伊尹沒太甲  
子沃丁葬之復命咎單訓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  
作咸又烏有甲立其子與七年太甲出殺之事高宗  
亦云先正保予作我先王又曰格于皇天爾尚明保  
予周界阿衡專美有商皆賢之之辭也夫以後王極  
誦休烈如此何有如是之妄說哉此太宗皇帝所



以稱其特立而謂  
疑義之不可訓也  
夫治古之事曲引而說之何不可

哉知幾之妄泌請得以佐其說而盡破之毋裨世迷

得以引戈而議其後伯禹曰毋若丹朱朋淫子家用

殄厥世予槍若是而史記亦曰朱絕厥世據此附會

則知幾之說牢矣鄉使知幾援此自證則將遂信之

乎我無是也夫殄世者不繼世以有天下也豈絕滅

云乎哉方堯之遜位也將遜之語先聞於岳薦之前

而使嗣之誠已見于側微之日及其出也然後女于

畎畝試以百為如慈親之育其子含飴褊葆繇小以

高大豈若凶殘鬼類惕日玩歲處高據勢怙寵冒權

而為偏邪舜之事官也以之徽典則必使其從以之

賓門則必使其睦逮其底績然後致自太麓格于文

祖若蒲輪而赴京緩轡取程自邇而之遠非若輕狷

少年不召自至衝尹突蹕蹶坑墜壑而後息也雖然

犬豚鳧鴈之徒智不足以知聖人汚自昔然矣先聖垂教

不俾世疑堯舜之事二典自備顧學者自昧之舜之

聰明堯實聞之及將使嗣位時尚在側微何有逼挾

之事且舜之未舉也堯先以其事咨于四岳四岳不

受然後舉舜則是未得舜之時堯已有異禪之意足

見堯心本不為舜而異也知此則知聖人已知天下  
而文忠公之跋亦何足邪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  
碑為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



之成。昔武王封毋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十道志引在傳衛師入郟。卽成也。寰宇記并史而城記。武王封季載於成之陽。漢於此置雷澤縣。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得爲一也。趙明誠黃伯思洪丞相皆有說其云廷尉某姓名磨滅。據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言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掾輔仲君。則知爲仲定矣。至言漢受濡期。則又以爲不知何語。此蓋指言漢氏承秦之水運而已。夫君子耻一物之不知。而病聖賢之失世。而公以爲久遠難明之事。不知不害爲君子。君子博學於反約。今也畫。

論舜不出黃帝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尤不得而廢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堯也。受之於堯。於是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攝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則復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惟推本帝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爲配也。義也。帝於員丘黃帝。



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於國之陽，帝嚳非虞氏在廟之主也。繇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嚳，嚳傳之摯，摯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之所祖爲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爲家，於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也。自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繇是也。是鄭亦以舜爲不出高陽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云：受天下於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爲堯，而文祖當爲顓頊。帝嚳，舜禹之

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至有天下從而宗祖之，謾以是知顓頊帝堯爲虞氏明堂禘郊之祖。幕而宗洎瞽，則祖宗于廟，蓋自幕以來，微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于廟，禮亦宜之。此記禮者所以惟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幕與瞽於其禮之盛者著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攷之，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既堯之五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況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



穆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玄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授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局何以不謂之異位商周漢唐若此者亦衆矣胡得獨稱堯舜乎惟堯能以至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鰥夫故得爲傳賢之帝惟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功之賢臣故得

稱異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於是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岳薦然後舉之歷試諸難如此之艱而後授之若曰出於側微則舜之德聞非若顓頊之出若水帝嚳之出江水特出而授之蓋堯以爲非所當授而授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爲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俾之爲政逮夫厭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者此其必不然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



曰禪竈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爲顓頊之族是則舜爲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介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帝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爲楚然吳回之父其王木也曷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賢哲有以知之宜不可以攷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申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隨當滅陳陳旣滅于隨矣然陳之必毀隨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隨火屬則自古以來水必克火曷嘗有火克水邪且陳承土隨火且猶生之已酉土歲而顧反爲殃乎其不繇此明矣泌以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異代之問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獨爲子羔發也

舜不幸以孝名

井廩事

孝道之難言久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悌乃章奇有吉參有哲而後孝之名始著龍逢比干忠著後世桀紂惡也伯夷后稷忠墮當日堯舜賢也忠臣不顯聖君之代孝子豈聞慈父之家哉舜之



大孝此舜帝之不幸也。韓忠獻言古者聖帝明王爲不少矣，而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如之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處之，疏爵以榮之，難不死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聽而亡送之，是僞送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禍，死事而立忠，不爲全矣。是故大賢寡可書之節，衰亂見易名之行，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

惑，忠節不立，父兄必慈良，則孝悌之名無所見矣。帝

舜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豈其所欲哉？而論者每無節

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著烏江龍工之

說，且以爲瞽叟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豕往終日不

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

如是，特左慈之爲羊，劉根之入壁者，豈拘姜厄陳之

事，而柳粲且辨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天祐。高帝匿井

脫項羽之追，光武乘冰，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詐言

人謀天筭，世固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旣惡

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浚之迂哉？豈凶人



之爲不善亦猶有所愛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誠決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傅。則無道之心。雖父子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固可理攷而不可以迹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俛不格于姦。亦既不格姦。則瞽叟已底豫矣。叟旣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復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遶遶如萬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

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黨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匪軻志也。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顏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差亡國之辭也。言以春秋事殊乖越。然則規前屨後。代有之矣。奚獨於此而疑之哉。且渠乞伏儒雅並之。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乎正始。僞脩混沌。何代無有。不吊昊天。節南山也。不憇遺一老。俛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



疾。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為謫。孔之辭。哀公顧亦集詩。言而謫之乎。故曰稱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 大麓說

孰謂說經之誤。其禍小哉。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為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謂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而魏晉而下。權臣之將奪者。一以命之。肇亂于此。嗟乎。六經之不明。漢儒害之也。唐虞之際。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執事之臣。無踰

於百揆矣。豈復有領錄之長職哉。

錄尚書事。自東漢牟融始。宋百官志

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肅宗紀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繇此始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介。夫所謂納于大麓者。歷試

諸難之謂。而其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不迷。介陰陽之和。則風柔而雨順。今也風烈而雷且雨。非大動威。則陰陽之不和者也。乃更以為陰陽和風雨時邪。聖人之立言。無是若也。

云大錄萬機之

政故陰陽和諧。烈風雷雨各以其應而不迷。錯愆伏此。孔鮒所記。以為孔子答宰我之言。安國附會之。非聖人意也。夫以納麓為領錄。烈風為陰陽和不迷。為不愆。易春秋論語無此類也。風之烈。雷而雨。豈得謂和且竊以太史公之記觀之。謂不然矣。其言堯使舜



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謂堯使  
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而  
行不迷惑其與劉子政列女傳遜于林木入于大麓  
之言俱其實迹如是豈領錄云乎哉以大麓為三公之位王充已非  
之李文叔乃以子長為不知經而蘇氏書解與古史  
皆論如子長先達多不能決張九成云處之深林大  
澤之間凡學聖人若當自其難堪處觀之也按攷大麓則大陸也故趙之

臨城隆平鎮之大陸澤也一曰沃洲是為廣阿澤漢  
之鉅鹿廣阿縣隨為大陸即今邢之鉅鹿密邇于趙  
故酈元注水經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  
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

澤在今鉅鹿縣西北五里地即廣阿澤東西二十里  
南北三十里寰宇記在昭慶一名大鹿一曰鉅鹿一  
名大麓一名沃洲隋國經云大陸六鹿廣阿一澤而  
異名麓鹿通用也淮南子九藪趙有鉅鹿而今雅晉  
有大陸呂春秋云晉之大陸繇趙之鉅鹿則為二矣  
統之則一也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堯試  
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欲使天下皆見  
之故置諸侯合群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  
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  
等乃堯禪舜之處始皇二十五年滅趙為鉅鹿郡縣  
即唐之昭慶矣禹貢大河北過降水至大陸然今大  
陸與河遠不相涉唐成書傳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  
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按降在信都密近鉅鹿豈  
容千里宜此謂絳然鄭音為下江切謂即共縣之淇  
酈氏今柏人城之東北有孤山者世謂麓山所謂巘  
非之密山也記者以為堯之納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  
堯祠俗平宣務山謂舜昔宣務焉或曰虛無訛也寰宇



音務然務  
有音通為

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曰虛無山在西北四里高一千五百五十尺城家記云堯登此山東瞻洪水務訪賢人者也。巘音王喬所企顏之推與王劭見之以示魏收收大驚歎及作莊嚴寺碑用之而之推遂以入廣韻音為權務然音本音旄故亦用旄宇林乃為亡付亡夫二切故玉篇止音權旄瑣言載馬蘇贈韓定辭云別後巘音山上望羨君無語對王喬蘇子瞻愛之不知為平聲矣仙傳王喬為柏人令於東北巘音山得道

虞夏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應劭以謂麓者林之大也故康成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而孔說乃如彼夫子長受經於安國顧豈不知而故倍其師哉蓋有以知其說

而當時之有見如此也遷受書於安國嘗竊語之為其難則

易斯至矣堯之試舜亦可謂多術哉震雷虩虩且喪七鬯以烈風雷雨而行乎茂林蔚薄之中孰不禽驚麕怖恐懼而失常者而舜方此泰然不迷豈惟度越尋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實相也歷踐至此天下無難者矣或曰泰山之麓禪代之所易姓受代故於此乎告之夫堯之觀舜也試之者三年矣於人民則五典從於朝廷則百揆序於賓客則四門穆夫然後納之大麓以觀夫天意之從不既已烈風雷雨之弗迷然後授之而舜方此謙遜未遑受也既未受禪豈有先



告代於泰山者乎。雖然其所以納之亦必有其禮矣。

其不禋柴寅告而遂納之。未可也。惜乎其不傳。亦則

於其冢禋則於其麓。封禪告代抑又訊之。舜之授禹

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然則堯舜之事斷可識矣。

蓋天下大器。王者大統。授受之際。得不歷試諸難而

決之天哉。虞傳云惟五祀興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為遂禹之事也

詳著鳴呼禪以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周公遭謗天

且動威以章周公之德。况舜禹之事邪。然則堯舜之

所以納之大麓者。豈惟使之主祭哉。實亦薦之天。其

所以薦之天者。抑以盡其命而已矣。命者安亂禦妄

之正理也。論語二十篇終之以不知命。而今之君子

皆曰孔不言命。夫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與命

豈不言仁。后稷之生。鳥翼羊腓。齊頃之誕。狸乳羶嫗。后稷

詳見生民名之曰弃其事明甚齊惠之妾蕭桐子有身賤不敢言生頃公弃之野狸乳之羶覆之故長名

野。昆莫之弃。野烏銜肉。東明之擲。豕嘔馬噓。是豈人

為之哉。昆莫生并于野烏銜肉飼之凶奴收養後王烏孫橐離生東明弃之溷豕嘔之弃之廐馬

噓之後。小白中鉤。弃疾厭紐。俱本天命。漢高帝唐太

宗。夫豈項羽范增。建成元吉之所能謀邪。陳橋之

歸。契丹自退。報退與受禪同日。澶淵之役。絞車闔發。中夜射殺撻覽

是與淳風之不肯去武氏。肅宗之不能圖祿山。皆若



有鬼神陰沮於其間者。肅宗嘗召祿山過東宮傳醜將飲飛鸞落促其中自此不至而况河圖洛奧生民玄鳥之類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焉可誣哉柰何鉛槧之夫諱言符命遂使小人不知天命皆自謂智角立黨與相擠以傾人家危人之朝者不勝舉至有因夫一夢一讖以証國而速殪者其視大麓之事爲如何邪然則符命之說其可廢哉彼以或者推言太過流入讖緯如孔熙睦孟先以速禍王莽公孫述之徒沿以篡竊而隋煬帝唐太宗武韋之流又因之以濫殺於是歸罪三代受命之符舉而廢去者亦矯枉過直矣不知聖人未嘗廢也

韶說

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抑不知韶簫之音何如其和而其爲感之至於斯邪予既紀虞帝觀唐書見后夔之論樂然後鮮矣寤曰韶至矣乎一代之治至於樂而極矣而韶者又今古樂之獨隆者也今夫黨巷之聲有不可常理詰堯舜之事固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草者不能爲行能隸者不能爲真真行既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真行備今古矣而胷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乏忠恕之行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



之韻。故雖銀鉤蠶尾。人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余求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奔清舉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帝韶韶之樂。所以俟孔子而後知歟。夔之言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賡。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于有以見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失其情也。兩犬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爲推美舜德而侈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感。且樂作之朝廷。郊廟。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管衛之禁。百獸何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怪邪。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闖然坐堂上乎。吁。茲亦挾兩厓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而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爲之格。鬼神爲之感。而况於百物之顯者乎。聲律氣臭。先王之所以通物類而交神明者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於是有蕭鬱以達其氣。化之而弗至。喻之而弗及。於是有鍾鼓以達其聲。至其肸蠁潛通。冲虚軼軋。而于于猗猗。或接乎其左右。氤氳紗縞。幽遠畢。而鳥獸百物亦且咸得其樂。是故九變八變。而天神地示。

各史  
卷五  
三五



舉為降出。幽明之理。默然相契。若祝而雞集。呼而虵至。有不可以言語詰者。蓋樂也者。通倫類之鑰。而置

神明之軺也。周禮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說者以為大者易感。小者難格。此何語邪。或曰六木數。八木數。水者物之始。而木成乎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天用六而地用八。宗廟以九。所以法天之終數。斯亦妄矣。天下之物。孰不成於地哉。且六變所致之物。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祗。與大司徒土地所宜之物。皆不同焉。又何邪。聖人之於禮樂也。惟致其至而已。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必限其至於一變。二變之時哉。惟致其至。斯有以知其必降。而必出。蓋所謂降出者。非必如是。而有時乎如是。亦詩云。先祖是聽。而禮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又豈若釋氏之徒。以或見齊其不見。而以不見歸之於必見。昔者秦漢垂情祠祀。數著光怪。悉漢前朝陳寶一祠。高文武宣之代。百

三十有一見。初元以後。亦二十至此。則陽氣舊祠。劉更生之所列者。高帝時五來。文帝二十六。武帝七十五。宣帝二十五。比武帝之為樂。采詩夜誦。文必爾雅。而猶聞者興起。用事甘泉。僮聲一奏。而神光集壇。師曠之作。清角一奏。輒有玄鶴二八。棲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於是延脰長鳴。舒翮迅舞。杜鴻漸罷蜀副師。月夜率燕綿谷郵亭。奏羯鼓數曲。四山猿鳥皆翔飛。忻鳴。又於別野登閣。奏之羣羊與犬。忽皆躑躅變旋。如其疾徐高下之節。此則自然之聲。有以感召。非必牽挽而後獲其應也。且均奏鶴舞。歷代亦已多矣。宣帝世宗廟告。白鶴集庭。孝

奏鶴舞。歷代亦已多矣。宣帝世宗廟告。白鶴集庭。孝



昭寢祠鴈五色集西河廟赤鶴下燭起房廣川廟殿  
 鍾聲光明夜徧厥類非一皇甫政之為越泛月鏡湖  
 有吹笛者俄而細浪旋湧二龍輔舟如聽夏仲御之  
 刺水也折旋中流為鯢鯢之躍附鯀之引而風濤震  
 駭雲霧宵冥白魚之躍船者八九遽土作曲扣舷引  
 轉而大風應至含冰漱空雲雨響集逮其集氣長嘯  
 則煙塵頓起蓋樂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  
 中聲之和駿發其外則空穴為之來風丘岑為之出  
 雨草木魚鼈翹搖咸若亦自然之理也變四時暖北  
 友固有不得而不然者魚出聽馬仰秣顧常人有能

之而况聖人御天賢者攷樂熙孝治以媿仁聲則其

致神響之格飛走之感理宜然者且鳥獸之喜聲性

與人同而鬼神之情亦樂音也樂五教反而况笙管有鳥

之聲鍾鼓祝敵有獸之音苟得其中則頑空跣實之

等糴糴乎四海之內而率舞乎椒薄之間矣亦奚必

蹠躔虞氏之庭而曷止盤辟夔之目前邪火木相感

而然金水相際而流孰匪自然如必一為之說則事

有不得而言者故孔子曰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

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李後主演樂記曰鳥歌嚶

其類聚情發於聲而流於音則感動之理迨於鳥獸而况於人乎夫以人而不知夫樂是同芻人具質而



無心者也。豈足言哉。方鴻漸之作樂於利州。望喜驛見。猿鳥之感。乃大歎曰。若其於此。稍致其功。猶能及此。况聖人御天。而賢者攷樂乎。王充云。鳥獸好怨聲。其耳與人同。何爲而不樂。然以率舞爲可信。而風雨癘病爲虛言。謂樂能亂陰陽。則必能調陰陽。如是則王者奚必修身正行。惟鼓陰陽之曲。則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彼蓋以爲一物一事。卽可以致其和。夫亦豈知道德仁義。政教爲大樂之本也。大抵溺於人者。不可與言天。狃於俗者。不足以知聖。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以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亦復咸若。周王在囿。麋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而說者亦以爲是。夸美之辭。是則先聖仁人。莫非誑矣。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泣沾衣。則遜群后。諧庶尹。非汎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爲之長嘆。罷圍。劉疇吹笳。而羣胡爲之倚泣。郤去。則格有苗。馴虞賓。非溢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况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晨衣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况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鵠下籞。中呂一叶。而黃鶯繞林。然則鳳之差差。又何足異邪。雖然是特類之相召。鳥足上窮虞帝之妙哉。若夫南風報德之絃。其所以阜財而解愠者。雖目窮乎所欲。逐耳窮乎所欲聞。有不可得而及矣。且時聞之子之如齊也。遇童子郭門之外。挈壺而俱。其視精。其行端。子謂御者。趣驅之曰。韶樂作矣。比至果聞。



韶焉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  
獨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茲其所以  
悠然不覺發也嗚呼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寢夢  
而見周公學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  
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虞氏之廷際九官之肅穆而  
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爲感悅于至彌時猶口爽  
也憫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  
味之在彼哉啜醯而口爽嚼梅而齒齟固有兼旬不  
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醯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  
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字爲音豈達聖人之口耳

哉

夔論

自知審者言有所不慙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  
而必期有以自效蓋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見  
肯與區區草木同炎而共盡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  
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於讀如鳥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贊  
夫韶曰夏擊云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前之語夔之喜  
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敘其樂  
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收功必效而無言之



不酬也。夫以舜之樂得夫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而益章。此夔之所以屢道其功而不遜者，誠所不慙故也。昔在先朝李照欲下其律，乃自言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夫以照之爲樂而自許已如此，則夔之樂爲可知矣。李照鍾見長編嘉祐元年八月以仁聖之君而得夫夔臣以孝悌之治而媿之仁聲，則其崇德象成參借造化與天地八荒之氣相流通而無間，不爲難者。此夔之所以自嘉其遇，遽許其君而不疑也。劉薛王蘇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爲益稷篇之脫簡，復出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邪？大抵學者患在矜管蠡

而不識聖賢之事業，衆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爲甚易。聖之所就以衆人覩之爲甚疑，遺屢失著之徒。夫亦豈知聖人之語凡出自然而非以游言赫也？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繇學者億之爲果然邪？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旣指以夸詡之辭哉！明乎此，則知夔之所以自期爲自信矣。嗟夫！夔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其賢爲可知矣。而記禮者乃以爲夔不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禮也，夷巽之夔則夔固非不達禮也。惟其禮樂兼



備特在當時知樂優於禮。亦教國胄子。直寬剛簡。不達於禮者能之乎。惟直惟寬。惟剛惟簡。則知教之所繇興矣。而溫而栗。無戲無傲。則又知教之所繇廢。而師道亦裕矣。孰謂夔其窮歟。且昔重黎之舉夔爲樂正也。重黎欲益求人。以佐帝曰。樂者天地之精。得失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爲不達禮哉。嗚嘻。人之好樂也甚矣。其不可奪也。先王之時。以樂合天下之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聞者日興起。末世之君。視爲一技。卑付庸瞽。啁啾嘈贊。惟以取聒。是以無益於智。又何有於物類之感。而啓人之信喜哉。人之化感。尤在觀聽。樂缺至此。此釋之徒。所以得竊其鼓舞之權。取西俗戎蠻之樂。而附之慈悲不忍之聲。以感動夫人之良能者。而人樂之。死復之家。禮律所禁。則又比其饒鉢八音者。而易其爲樂之名。度以鄙猥辛酸之語。而叶之曲破。以施之服舍之側。於是乃有佺佺辟經。而品校精否者。果何爲耶。情實之相變。理固至是。故予嘗謂洒其金碧。則釋者萎。制其饒鉢。則釋者寂矣。於是引而歸之先王之聲教。以動化於天下。則移風易俗。吾知其不難矣。又何俟於異世之



夔邪

申都

虞帝之未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為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張良為韓司徒。云云。蓋申徒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博聞強記。亦意申都為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潛夫論志氏姓篇。

云沛公之起。良生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為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為是乃代王為信都也。繇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為司徒。固也。顏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為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為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留信。踈妄又甚。

辨帝舜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即春秋之諸。淨冀州之地。遷于負夏。衛地。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亭。然湯伐桀。與三股昆吾同。



時三臆在定陶鳴條義不得在陳諸馮負夏鳴條皆

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謂紀市也詳紀中紀在河中府皮氏今帝

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

河中又舜冢信矣亦見廣川家學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

葬蒼梧則自漢失之禮記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

夷之地不已踈乎孟子言諸馮負夏鳴條伊訓言亳

南夷哉故竇苹云舜卒鳴條去所都蒲阪七十里無

緣葬於蒼梧四千里外而司馬攷異乃為蒼梧為在

中國非必江南抑又踈矣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嫫劃

地氣高瘴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邪方

堯老舜攝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勸

劇形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巡狩之事禹為之矣豈

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外也哉云唐虞三代以五嶺百

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據厲王流彘楚帝遷邠及夏

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泌嘗攻之象封有鼻

今道故墓在於始興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

子城者亦見實賓錄蓋地後貫南義均封于商故女

英之冢在商事見劉禹錫嘉話廣記等世紀云舜三

均徙于封所而死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采

西城邑池陽與夫懷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

江華或在巴陵上虞荆湖之浙虞帝之迹徧所在有



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又越之餘姚餘姚山記以為舜父所封而風土記乃云舜支庶之所封又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云民思之而立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媯水之汭損石之東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上虞縣之東本作桃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今有吳北亭虞濱皆在小江裏去縣五十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有立石謂之損石俗呼為公斬又餘姚有漁浦湖輿地寰宇記以為舜漁於此沈穆謂湖今在上虞而今冷道乃有舜廟徐儉碑謂是舜之所都而營浦南亦記有舜巡宿處而道州學西有虞帝廟營其它蓋不勝紀如營道廟舊在太陽溪溪今不知處漢以來廟九疑山下至唐不存元結建之州西置廟戶刻表勅并狀僖宗時士胡曾權延唐始復之九疑國初王繼勳奉詔修歲春秋降祠版蓋皆其後禹為天下帝之諸子分適它國其之巴陵者

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於巴陵

黃陵也登北氏帝之第三妃

帝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死盲既葬于陳倉則其先

死矣

盲即娥皇漢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盲冢

既黃英各自有墓則黃陵

為登北之墓審矣

世以湘陰黃陵為舜妃墓而臨桂縣城北十餘里有雙女冢高十餘

丈周二里亦云二妃之葬俱繆

今江華太平鄉有舜寺湘陰有大小哀洲圖經以為二妃哭舜而名亦

女也 惟登北氏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

得為湘之神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

自氛氛而爭為堯之二女乎

舜之二女一曰霄明一曰燭光登北氏之所生

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何邪

海內南經蒼梧

大荒南經帝舜葬岳山又海內北經有帝舜臺之類有陵臺說別見

蓋古聖王久于其

位恩霑于俛禹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



不為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

也。顓鬻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起國廟。亦

是若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所封崇介。漢惠帝元

年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今山陽縣西四十五高廟也。至元成時郡國祖宗園廟百六十七所。自高祖至

悼皇考各居陵旁立廟。并京百七十六園中各有寢便殿。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

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

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

世遂以為虞帝之墳邪。山海經古書也。第首尾多衡

云。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此世所憑信者。蓋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出秦漢。非古明矣。嘗又訊之大傳符子之書。虞帝遜禹於洞

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於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

嘗履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遜禹後十八載乃崩

九山皆石。峯聳特立。亦謂之韶石。故集僊錄言帝得修身之道。治國

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入十龍之

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

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屈者。是以蔡雖九疑

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

墓。然則蒼梧之藏。有其語而已矣。真源賦云。因南狩走馬逐鹿。同飛蒼

梧。莫知所去。蓋誕。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略。而諸生若信蒼梧之言。為出于經。而予之言亦難乎為信也。李



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帝之冢不明。自昔以爲

恨也。

王充謂舜禹皆以治水死葬于外。按是時水平已久。柳璨闕劉知幾之說當矣。然謂舜因天下

無事肆觀南巡零陵桂林不期奄化而因葬之至此始皇孝武章帝之崩載歸路寢而後成禮又大妄矣

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爲巡狩。孔氏謂升道南

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巡非陟也。陟

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者。蘇軾亦謂陟方

猶升遐乃死。爲章句後學誤以爲經文。書云商禮陟

配天。惟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則在

位五十載。陟者爲紀帝之沒明矣。

蘇謂陟方猶升遐誤矣。蓋未見紀年

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狩所不至言

哉。

傳又謂伐苗民而崩于蒼梧。伐苗乃禹也。頴達云時苗民以竄三危。

韓非曰。商周七

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欲審堯

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

必之。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

舜者。非愚卽誣也。予旣攷定有虞若三妃有鼻諸孤

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抑不知予之愚誣邪。

韓子之愚誣邪。



古今圖書集成  
彙考  
卷三

四





程